



国防的转型与关系的重构

和

谐世界的战争观

唐 尧 刘洪涛 著
印 敏 李 非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国防的转型与关系的重构

——和谐世界的战争观

唐 尧 刘洪涛

著

印 敏 李 非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防的转型与关系的重构: 和谐世界的战争观/唐尧著. —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626-1689-4

I. 国… II. 唐… III. ①国防建设—研究—中国②军队建设—研究—中国 IV. E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3573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6769235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85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8.50 元

目 录

自序	1
思想的启蒙：为什么要重复班长的口令？	3
队列训练与希腊方阵	7
一次成功的突围	10
绰号：救火队	14
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日子	18
理想与现实之间	22
未有结果的尝试：上海世博与北京奥运	27
聚焦供应计划	31
“Silence is better than Voice!”	37
最大的成就：收获爱情	41
文化的差异	44
理解 21 世纪的国防	48
国际体系中的年轻中国	52
战略的泛化	56
变革与转型	61
延续两个世纪的争论	64
美国的国防转型	67
网络中心战	71
理论的修正	76
作战关系的演变	79
核心能力与中国特色	83

新的逻辑——关系中心理论.....	86
理论的对比.....	91
案例分析：伊拉克战争中的美英联盟作战.....	94
我的采访.....	98
关系的解析.....	105
案例分析：赤壁之战.....	110
舆论的力量与公众关系的塑造.....	114
防务组织.....	118
联合作战中的指挥关系.....	124
非正式的体系.....	128
指挥与控制.....	132
能力与素质.....	136
下棋的乐趣.....	140
彼得雷乌斯现象.....	144
个体行为的群体关联.....	147
虎狼之师.....	151
Community of Interest.....	154
系统的支撑.....	158
技术的路线.....	162
建构与破击.....	166
和谐世界的战争观.....	169
诗与心愿.....	172
致谢.....	174

自序

本书记录我们十年来对国防事业的思考与感悟。

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央指示精神已经全面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国防转型的一条核心主线就是关系的重构，既包括国际安全战略层面的关系重构，也包括我军信息化建设层面的关系重构。重构的过程艰难而复杂，体现“和谐”更需要高度的勇气和智慧。愿本书能让奋战在国防建设各条战线上的同行们产生共鸣，以更为积极和从容的心态面对转型中的关系调整与重构。

国防的转型，这个话题很宏观，一般的读者会觉得它十分遥远。其实不然，转型就发生在身边，和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国家在国防转型中重构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军队在国防转型中重构自己在国际国内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一支部队、一个军人也在国防转型中重构自身价值。这种重构是时代的需要，既体现实力的转变，更体现互动关系的转变。信息时代没有完全独立的个体，关系的重构，是国防建设中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普遍要关注的问题。

本书强调“以人为本”，从个人的视角来展开讨论，内容“以小见大”，从具体的社会实践与成长经历中提炼理论的线索，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同时，所有的实践活动又由一套完整的理论来概括，不失逻辑性和系统性。阅读本书的过程，

也是感受我们从零碎的生活体验中逐渐形成思想体系的过程，虽不完美，但却真实。

思想的启蒙：为什么要重复班长的口令？

十年来的心路历程，最早要追溯到 1997 年的暑假，那时大学三年级的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开始产生独立思想的起点。

那一个月我们来到山东，在野战部队实习锻炼，与战士们共同生活、共同训练。当时的训练科目是“山地进攻战术”，说通俗点，就是“攻山头”。训练时我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班长每下一个口令，战士们都跟着重复，而且声音都很大。我不解地问班长，他只回答一句“条令要求”。既然是条令上的要求，当然必须执行，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半个月后，团里组织了考核，检查每个连队的训练水平。演练开始，我们班是尖刀班，冲在最前面。班长下第一个口令“人与人间隔 10 米，成一线展开！”可以想一下，班上 9 个战士加上我总共是 10 个人，展开之后我们班的正面宽度就是 90 米。演练场上设置了很多战术情况，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震得山上的石头一个劲地往下滚。第一次见这种场面，心里非常紧张。我们班排着战斗队形轮番掩护、冲击、掩护、冲击，在接近山顶的位置听到最后一个口令“卧倒”。

当时阵地上放了烟雾弹，一片灰色，伸手不见五指，我趴在地上足足等了有 30 秒钟。在我心里，这是最漫长的一个 30 秒，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命令也没有，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到处在爆炸，土块和小石头雨点一般落下来，敲在钢盔上蹦蹦地响。这30秒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战场上的孤单，周围一片混乱并充满危险，而自己什么信息都没有，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30秒钟过去，只听见最近的战士喊了一句“向左翼靠拢！”这个声音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形下，没什么比这个声音更重要了，我拿起枪跳起来就往左边跑。演练结束我才知道，这30秒钟我们是在等待后续部队跟上，然后集中兵力于左翼冲上山顶，完成这次山地进攻任务。

演练结束，当我反思整个过程时，恍然大悟，前面的问题有了答案。全班90米的正面宽度，加上枪声和爆炸声，战士们怎么能听得清楚班长下的每一个口令？正是通过每个战士不断重复班长的口令，把信息一个一个传递到每一个人。离班长最近的战士首先听到班长的声音，跟着喊，下一个临近的战士也听见，再喊，一个一个，直到离得最远的战士也能听到班长下的命令。

道理的确简单，但是要做到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么简单的事情，战前开个班务会，商量好不就行了。但是要知道，上了战场谁都会很紧张，更别说年纪小的新兵，爆炸声一响，慌张之下很难说都会记得去重复班长的口令，万一谁忘记了，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搞不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有写进战斗条令，经过长期的训练，让战士们养成习惯，

形成一种基本的战术素养，才能在实战中下意识地重复班长的口令，保证指挥命令能传递到每个战士。

对于学通信工程专业出身的我，这次经历极大地拓展了我对通信的理解。部队的战士们用这样简单、质朴的方式实现战场通信与信息传递，而战斗条令上的规定，恰如我们技术领域常见的通信网络协议，大家采用通用的约定，使得传输没有障碍。

用今天的学术眼光反思这个例子，许多名词和术语都可以进行很好的解释，例如，什么是“信息共享”？战场上为什么要“信息共享”？什么是“指挥控制”？怎样实现“指挥控制”？

事实上，无论“信息共享”还是“指挥控制”，都是对战斗关系的一种调整与维系。班长与战士之间建立了一种指挥与被指挥的战斗关系，战士与战士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级间协作的战斗关系。战士们重复口令，是以协作关系在平级间传递信息以实现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维系班长对全班的指挥关系，以有利于班长实施有效的指挥控制。而战斗条令的规范，为上述整个过程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良性的、具有强制力的工作机制，长期的训练又为这一机制的实际运用奠定了基础。

这个例子是一个简单的战斗模型，尽管简单，但是它包涵了几个基本要素：

- 战斗关系
- 信息共享
- 指挥控制
- 战斗条令
- 教育训练

更为复杂的战斗模型同样包涵这些基本要素。而这些要素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是哪一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定的争议。本书认为，最核心的要素是战斗关系，因为关系建构的差异将导致其它要素相应进行调整和变化。在上述例子中，如果班长与战士之间、战士与战士之间的战斗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例如没有班长统一指挥，战士们自行作战，近年来美军提出的“蜂群战术”有点类似这种情况），则信息共享的方式、指挥控制的流程、战斗条令的规范与教育训练的内容都要发生本质的变化。同时，战斗关系的建构反映了部队长期累积的一种传统，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关系建构上的差异又是区别两支不同部队的关键因素，而判断部队转型是否彻底的基本标志就是看战斗关系是否经历了重构。

十年前去锻炼实习的部队已经在裁军中退出我军的编制序列了，那位老班长更是失去联系很难再见到了，但是他们留给我的记忆却是那样生动而鲜活，至今仍源源不断地带给我启迪和灵感。

队列训练与希腊方阵

1998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了，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训练新学员。这等于又进行了一次军训，一个月的时间，同样的辛苦，也晒得同样的黑。所不同的是，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只是被动地训练，现在当班长要主动地组织训练，要思考训练中存在的问题。队列训练的枯燥无味依然如故，为激发新生们的训练热情，我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让大家明白训练的目的和意义。当然不能只照搬一些大道理，应该是具体而且务实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一时感到很困惑，后来是“希腊方阵”给了我启发，找到了一个至今还觉得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50年之间，希腊人发明了“步兵方阵”，这是他们对古代战争的主要贡献。方阵，用我们现在的概念来理解，就是一种队形，英语用 formation 来表示。希腊方阵的纵深为八人，构成矩形，阵中步兵身穿盔甲，手持矛盾。有了方阵，才出现了真正有组织的战斗，它是一切军事组织的起源。在那个时代，方阵是最坚强的战斗队形，所以，军事上把它称为方阵时代。

希腊方阵对人类战争的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延续到18世纪，它仍然是一种常见的、最基本的战斗队形。在很多历史

题材的电影电视中都有这样的战争场面，古代战场上人与人紧凑地列队，形成一个方阵，互相依靠，这样每个人就只需要集中精力对付自己正面的敌人，而不用担心来自侧翼和后方的攻击，因为有旁边的同伴提供保护。在冷兵器战争中，这种队形是非常坚固和稳定的。直到热兵器出现，队形才逐渐变得越来越分散。

人类的社会活动总是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人群聚居在一起，时间长了，就形成自己民族特有的传统。在现代生活中，处处都能发现一些古老的传统。军事活动也是如此。希腊方阵的影响延续了两千多年，早已形成军队特有的一种传统，所以直到今天，世界各国仍然把队列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首要科目。

不能小看队列训练，它动作虽然简单，但要所有人整齐划一可不简单。希腊方阵由数十人甚至数百人组成，在战场上要步伐一致、共同进退，顶住敌人的打击，同时还要保持队形不至于溃散。做到这些很不容易，必须经过严格的队列训练。今天的队列训练，相对希腊人进行的队列训练，已经算是简单许多了。

希腊方阵是最简单的战斗队形。今天，战斗队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绝不再是简单的方阵，实战中也不可能走“一二一”。但是，队列训练的价值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正是通过简单重复的队列训练，在军人的脑海里反复强调“队形”的

概念，从而树立深刻的团队意识。到了战场上，要的不是步伐上的“一二一”，要的是思想和行动上的协调一致。现代战争不是靠哪个人，也不是靠哪个单一的军兵种能打赢的，而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战场上，每一个军人都必须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随时保持适当的战斗队形，这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同伴，并有力地打击敌人。这种观念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磨练，而队列训练就是培养这种观念的开端。

总而言之，队列训练是希腊方阵这一古老军事传统的延续。在今天，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存在于表面的步伐一致、整齐划一，更重要的是培养内心的队形观念、团队意识。这便是我找到的理由。

军事集团的团队建设至关重要。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中，各参战部队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哪一个部队缺乏团队意识和整体观念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在国防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团队建设本身就是关系的建构与调整，平时建立健康的上下级关系、平级友邻关系，培养浓厚的团队意识和全局观念，战时才能相互协调、积极配合，保证联合作战的有效实施。所以，队列训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我军都把队列训练视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齐一致的步伐和团结一心的番号永远是我们战斗力的源泉。

一次成功的突围

2003年，我硕士毕业了。当满怀激情地回到单位准备投身于教学科研工作时，单位却安排我到行政岗位，长期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基本停顿下来，脱离教学科研工作使自己的学识与专长无用武之地，事实上单位的学科专业建设恰恰又急需我这个专业的人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我毅然决定重返教学岗位。但是变换工作并非易事，在当时的情形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几经努力仍一度看不到希望，甚至爱人都劝我放弃了。后来终于出现了转机，我突破层层障碍，实现了一次成功的突围。事后反思这件事情，决心和毅力虽然重要，但关系重构中的技巧才是成功的关键。

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有阻力，国防的转型同样如此。对于当前这个时代的年轻军人而言，应以积极推动军事变革与国防转型为己任，以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突破传统保守势力设置的障碍和阻力。在处理各种复杂矛盾时，不能莽撞和草率，要有耐心和毅力，并讲究方法和技巧。

在这次突围的过程中，我全面细致地分析了单位的关系结构，并把相关的领导划分为三个层次——可能会支持我的、肯定不会支持我的、持中间立场的。在第一个层次中，我必须争取到重要人物的充分理解和鼎力支持；第二个层次肯定

要设法绕过去，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第三个层次的中间立场者要积极争取，使他们尽量倾向于我。围绕这一结论，我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我很少以请客送礼的方式来调整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拉扯庸俗关系；另一方面是家境并不宽裕，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样其实很好，可以不受牵绊，放开手脚来重构自己的关系。我的办法是——“学术外交”。

在第一个层次上，我选定两位最有可能支持我的关键人物，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既有很强的影响力，同时又有很强的事业心、责任感，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愿意与我交流，听取我的想法。但事情还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做，不可急于求成。我开始把自己过去发表的学术文章送给他们，还针对教学工作和学科专业建设写各种建议报告供他们参考。领导的工作都很忙，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耐心或有时间看我写的东西，但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这么做。后来他们真的找我面谈了，与我交流学术观点，还指导我撰写论文。当我看见他们拿着铅笔，一字一句地为我修改文章，内心的感动之情油然而生。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事业，就是由无数与他们一样敬业的前辈们开创的。

在第二个层次上，对于肯定不会支持我的人，我采取了回避的策略，尽管感到勉强，但仍然认真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后来我见到一些年轻同志因为个人愿望受挫而对组织上闹情

绪，造成工作上的失误和损失，这样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不仅愿望更难实现，而且还有附带的负面影响。推动部队的建设与发展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这个大原则来谋求个人的心愿，哪怕我们的心愿本身也是积极的。其实只要我们的方向真是对的，阻力就是暂时的。多年以后，当时不支持我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慢慢理解我了，我们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分歧而产生隔阂，有的同志病重住院我还专门去看望，在病床前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流。

在第三个层次上，积极争取中间立场者，在恰当的场合阐述自己的观点，并逐一地去拜访他们。有一点要把握的技巧是，积极争取但绝不可以勉强。任何人都不希望被勉强，一旦工作做得过头了，会适得其反。因此，说话的分寸十分重要，说不到位则没有力度，说过头了则引人反感。中间立场者虽然态度不明朗，但是基本的判断力还是有的，要充分信任，给他们自由的选择空间。

在经历了上述一系列的关系重构之后，我如愿以偿了。几年来，我的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很多毕业的同学长期与我保持联系。以一个军人的观点来看，在和平年代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明天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所以我选择现在的工作——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我非常珍惜这个岗位，因为它实在来之不易。

关系重构是我们这一代军人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应该